

红色故事

王韦:忠诚信仰 一生向党

■ 王大勇

王韦,原名黄本淮,女,汉族,中共党员,1919年5月31日出生于赤水市官渡镇铁匠坪的一个殷实之家,父亲黄保元是开明乡绅,曾资助贫寒学子读书。黄本淮自小寄住县城半边街,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幼时在官渡小学读书,9岁时不幸丧母,12岁至16岁在合江、重庆读书。1936年底,在成都“华美女子中学”读书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中华民族抗日解放先锋队”,与六个志同道合的“中华民族抗日解放先锋队”女队员一起被校方和反动当局软禁,造成轰动一时的“成都华美女中事件”,被勒令退学。其后不久,由在成都的中共地下党员甘佩文、刘梦痴介绍奔赴延安,在漫长的征途中,为了安全,改名为王韦。

1937年秋到延安后,王韦经共产党员任白戈亲自介绍,进入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四期学习。1938年2月,王韦经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四期女队指导员吕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调入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工作,后又转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

1939年春,王韦和“鲁迅艺术学院”文艺工作通讯小组团队人员随部队挺进敌后,开赴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同年夏,调到新华日报太南版任采访科副科长,根据工作需要,先后在太南“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太行文联”、太行六分区“文

联”分会、“新华日报太行版”工作,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组织根据地的知识分子参加抗日活动。

在延安时,王韦认识了与任白戈一起工作的徐懋庸,任白戈与徐懋庸经常到太行根据地指导工作,王韦在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经常向他们请教,逐渐熟悉。1942年底,经组织批准,王韦与时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哲学研究室主任徐懋庸结婚。随后,王韦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一直从事宣传文化工作。1944年4月调延安参加整风工作,后调入中共中央党校六部学习。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王韦、徐懋庸一批等延安干部奉命纷纷离开延安,向华北、向东北进军。1945年11月,王韦与徐懋庸奉命到冀察热辽军区报到后,王韦在军区宣传部工作。其后,王韦和徐懋庸等人奉命在承德创办抗大式的热河建国学院。学院以短训班的形式先后培训了上千名从敌占区来的学生,为热河及东北各地培训了大批干部。

1948年6月,中共冀察热辽分局在承德开办冀察热辽联合大学,由徐懋庸担任校长,王韦担任中层干部。徐懋庸和学校其他领导带领全校师生在赤峰一带的农村参加土地改革,对学生言传身教。后来,联合大学师生经过长途行军转移到锦州的北大营。在徐懋庸动员下,王韦和相关人员组织师生们

自己动手把一栋栋残破的营房修葺一新。随后发榜招生,在20多时间里便招收了3000余名来自四面八方的学员。不久,联合大学改由东北局领导,校长仍为徐懋庸。

1949年3月,鲁迅艺术学院先奉命入关,后来东北局电令:“联大”校部和“鲁艺”两院干部,全部开到北京,归第四野战军指挥,招收北平、天津大中学生,加以训练,组成四野南下工作团第三分团,四野调来王明贵师长任团长,徐懋庸任政委,杜星垣任副政委,王韦任南下工作团三分团五大队副政委。同年8月王韦和徐懋庸从北京南下到河南开封途中,收到徐懋庸任武汉大学秘书长(后任副校长)的通知,徐懋庸和王韦便在南下途中到武汉走马上任了。到武汉后,王韦奉命去武汉市教育局任秘书处副主任兼中学校科长;1953年任武汉市高等学校党委会宣传部长;1954年调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高等教育处副处长。

1957年1月,王韦跟随徐懋庸一起调入北京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任情报(图书)资料室副主任。1959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资料室主任。1984年,王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离休。

2024年4月,王韦去世,享年105岁。

(资料提供:徐服耕 徐延迅)



青年时期的王韦。



解放战争时期王韦与徐懋庸。



1968年,王韦与徐懋庸在北京什刹海留影。

史海钩沉

娄山关名字由来

历史上的大娄山并不叫大娄山,而是叫“不狼山”。据汉代史学家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不狼山,黔水所出,东入沅”。清末遵义著名学者郑珍考证“不狼山”即娄山,亦称大娄山。

娄山关高峰入云,风景优美,是大娄山脉的主峰,北距巴蜀,南扼黔桂。娄山关亦称太平关,被誉为黔北第一关,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

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播州杨氏土司统治时期,娄山关一直为历代土司所重视,长期派重兵把守,那时的娄山关还叫高岩子或黑神垭。

播州杨氏第一代土司杨端进入播州后,杨氏、罗氏成为播州最大的封建领主。随杨端进入播州的,有谢、令狐、成、娄、梁、赵、韦七姓家兵,这七姓族人收复播州,撵走南诏、罗闽等势力后,分土世袭。

其中,娄氏与梁氏入播后分布在桐梓、正安、遵义等地,娄氏尤以桐梓狮溪一带最繁盛,其先祖娄殿邦在娄山关那一带镇守,与娄殿邦共同镇守娄山关的,是其舅家梁宗理。于是娄殿邦的儿子娄珊与其表哥梁关,长期驻守在娄山关上。

据娄、梁二姓族谱记载:娄珊、梁关非常励志,军纪严明不扰民,每天操练军队,颇能保境安民。久而久之,这一关口被称为娄珊梁关。再后来娄珊、梁关奉令南征,到安顺一带立业。黑神垭一带百姓怀念与娄珊、梁关驻军的情谊,仍然保留“娄珊关”之名,后来称之为“娄山关”,并一直

延传至今。

在娄山关北侧有一座山,四周悬崖,就像一只倒扣的大鼎,因此被称作鼎山。早在北宋宣和年间,杨氏一族在鼎山城处就设置了鼎山县。

南宋末年,播州杨氏第十五世土司杨文,为了抵御蒙古铁骑的侵扰,在以海龙屯为核心的周边百余里,修建了十几座环卫的军事防御设施,构筑铁壁铜墙,以阻击蒙古铁骑。他修建海龙屯时,同时也修建了鼎山城,城门石拱上石刻纪年为“宝祐戊午”(1258年)。修好后的鼎山城与海龙屯互为犄角之势,都是播州凭险御敌的军事大本营。鼎山县至元朝十六年(1279年)废止。

白石口之战

明朝万历年间平播之战中,娄山关一带多次发生过战争,正史记载至少有三次,其中白石口一战最为惨烈。

由于杨氏家族内部上百年的纷争以及周边土司的争斗等原因,到播州杨氏第二十九代土司杨应龙时,播州已经不复往日的荣光,同时受到朝廷的猜忌。杨应龙为了加强统治势力,以收复旧土为由,对那些与自己曾有积怨或号令不行的土司、首领、目把等大肆清除,或免职收印,或没收财产,大肆杀戮以树威,最终引来了朝廷的征剿。

由于娄山关的战略位置至关重要,杨应龙在娄山关“排栅挖坑”,设排栅、挖深坑,建造13座木关,凭险守关,令骁将苗疆守。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朝鲜抗倭之战暂停,四川巡抚王继光,提出把杨应龙的事重新审查。当年,明朝朝廷派官兵都司

王之翰率兵进剿,被杨应龙军击败,血染娄山关。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朝廷派出以四川为主的官兵征剿播州,以刘承嗣为总兵、郭成为参将,据记载:“朝廷官兵被全歼于娄山关白石口”。此战也被称作“白石口之战”,战争遗迹至今留存。

战争初期,刘承嗣的军队所向披靡,一路上播州军民望风而降,刘承嗣也就走一路招降一路,直到娄山关脚下白石口都没有遭遇播州军的抵抗,而杨应龙也在不停地派使者要求和谈,他希望能通过和谈达到朝廷谅解的目的,但直到刘承嗣的兵马来到了娄山关脚下,和谈都没有达成。

娄山关是播州的北大门,如果突破此关,播州将无险可守,于是杨应龙不再让步,刘承嗣的兵马也就在娄山关白石口止步了。因杨应龙一直在和谈,令刘承嗣认定他会负荆请罪,从而大意轻敌,被史家评论为了中了杨应龙的“诈降计”,才使朝廷官兵全军覆没。

这一战之后,王继光被革职。杨应龙犯下如此逆天大罪,应该会招来朝廷真正的征讨,但这时朝鲜又燃起战火,对待杨应龙的政策,又从征剿变成了安抚,杨应龙得以喘息,开始重修海龙屯了。

平播之战中的娄山关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朝鲜抗倭战争终于结束,平播之战被提上日程。平播总帅李化龙总督川、湖、贵三省兵力,征讨杨应龙。杨应龙令大儿子杨朝栋苦守娄山关。

1600年,平播大军兵分八路,杀气腾腾奔播州而来。其中北路大军从綦江出发,总兵刘綎,参将

麻镇,行军路线必经娄山关。

刘綎是明万历年间的武状元,有“晚明第一猛将”之称,一生平缅甸寇、平罗雄、平播酋、平倭……1618年在抗击后金军时于萨尔浒之战中以身殉国,大小数百战,威震海内外。

杨应龙早年与四川官兵私交颇厚。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杨应龙率兵随四川官军远征四川松潘彝族;次年助官军征讨川西邛部属夷,播军五月克牛尾栅;同年冒死攻下天星囤,建功于朝廷;其后攻打川南九丝城,于杨柳沟“叛蛮”中立下战功。

在这些征调中,杨应龙与四川官兵李化龙、刘綎、陈遴、李应祥等人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然而世事无常,到了平播之战中,曾经的老战友不得不刀兵相向。在綦江路明朝官兵中,刘綎一路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般,一路过关斩将,攻克播州守军把守的滴泪、三坡、瓦窑坪、石虎等各关隘,直抵娄山关。

在娄山关这里,刘綎停下了。杨应龙深知此关的重要性,早早做了安排,里三层外三层设置栅栏,两旁都挖有深沟,外用粗大树木挡路,内置竹签陷阱,异常险要,并派杨朝栋亲自把守。

刘綎望着巍峨的娄山关,一筹莫展。直到3月,刘綎找来当地百姓询问明白娄山关的地势情况后,想出一条妙计,派军分兵三路包抄娄山关,两路奇兵带着棉被从山间小路偷偷前行,再从悬崖绝壁上攀藤附葛而上,到山顶后,用被褥裹身滚下山崖,恰如当年邓艾取蜀的招数,终于进入娄山关。刘綎则亲自统领大军从关前假装强攻,吸引播州守军的注意力。奇兵偷袭成功,播州守军措

手不及。经过一番苦战,明军终于夺取了娄山关,并追击播州守军到永安庄,刘綎的三路大军在此会合。

娄山关到手后,刘綎担心播军冲击突围,将自己的各军营连在一起,严防死守等待其他几路兵马的到来。他将一部兵力据守娄山关作为大本营,一部据守白石口作为中间营,一部据守永安庄为前锋营。

刘綎大军的都指挥使王芬,打了几次胜仗就有了轻敌之心,独自在松门垭(今汇川区泗渡镇凤门垭)冲要之地扎营,距离大军营防有几里路远。杨应龙一直想再夺回娄山关,得到这个消息后,觉得机会来了,夜间突然偷袭杀死了王芬,守备陈大刚、杨愈也战死了,逃跑、战死的明军有两千多人。

刘綎得报后心急如焚,立即亲自率领步骑兵前去营救。杨应龙一面正面迎击刘綎,一面派部将抄后山夺关,企图腹背夹击明朝官军。刘綎一面举炮轰击,策应关后明军,一面亲自率队冲击,部将马孔英、吴敦吉分兵两路夹攻,杨应龙不敌,只得又逃走。刘綎穷追不舍,一直追到海龙屯附近的养马城,刘綎与马孔英两路夹击,一番血战后,播军大败。

刘綎总结前面失败的教训,在靠近娄山关前设置栅栏,坚壁清野,并且请求增派部队支援。过了十多天,攻克后水囤,在冠军山安营扎寨。不久与马孔英、吴广各路军会合,进军直逼海龙屯下。

娄山关丢失,杨应龙无险可守,只得带着两万残兵退守海龙屯。又经历了数十日的强势围攻后,杨应龙败亡。